

白
榆
集

白榆集卷之十二

東海屠隆綈真著

書七

荅詹君

足下始以僕文人之雄爾一何皮相天下寥廓士也
雖然夫聞道譚何容易哉僕性故通脫擺落人間世
紛溷龐雜了不結胸懷少讀道德南華徜徉自放近
稍聞竺乾之旨觀空除妄以求真常而不幸置身簿
領失足雕蟲萬物奔其虛聲豪傑慕其羶行將迎酬

應履基如雲竿牘如蜩甘井直木良足嗟傷每從紛
紛鼎鼎中回光返照主人翁向自無恙顧賓客盈座
毫塵竝揮當其辭賦神來譚鋒天妙瀉河漢於紙上
摧須彌於古端快意當前坐空六合津津不休靈光
漸洩神炁暗損而不覺余觀雪山嵩少天台華山
大聖靈人總之疑神於澹合氣於漠絕無今時文人
淋漓跌宕之態夫道豈江鮑徐庾諸公所了哉雖云
閑處煉神靜處煉氣順緣對境破見觀心墮寂沉空
恐雁斷見然必有得之夫欄柄在手然後能將心殺

境以事煉心能所雙忘喧寂兩妙如其不然鮮不逐
外緣而喪真我者道人涉境彼其所涉一針一草一
衣一食而外足亂神耗炁者能幾何不幸以文章爲
名下士四海雲合櫛比而奔走之身罷於楫讓手罷
於批荅口罷於雄談心罷於思構如是而猶自命曰
我抱火德動而無我戶樞流水應而不壞吁亦危矣
卽古人亦胡然必託深山大谷面壁斷緣哉雖曰回
光必有時不回雖曰返照必有時不照我輩實修默
勘獨覺其然故簡緣省事大道津梁多務泛交尊生

螟螣及一朝而去頭上冠揮手紅塵返於雲壑如野
鶴出籠胡鷹掣鎖方且愉快自得又何戀雞肋而坐
生窮愁也所謂得喪人我仇恩世竝趨之結爲葛藤
煎爲膏火我將有以曉之夢得寶珠認以爲得覺而
無有何物爲得四大偶合認以爲我忽而上灰何物
爲我情識尚在有恩有仇一旦銷亡恩仇安在之三
者悉幻而勞勞焉役吾之真我以佐之則大惑矣暗
行穴中妖狐鵲鷄羣疑填腹一秉短炬陰靈頓消故
萬事無當一照破也僕嘗笑殷深源名理精詣當時

掩絕高賢信安之廢何至書空咄咄遇事對境之難
如此僕無故橫被惡聲與讒人同坐亦可謂屈抑詬
辱之至矣友朋衝冠通都扼腕而僕視之漠如以一
官付之浮漚以仇口付之宿業逍遙灑脫眉頭日揚
蓋至是而始信平居抵掌今稍得力可無作殷生舉
止然亦豈敢謂便是了道哉夫心不可有住住於憂
愁則憂愁爲障住於歡喜則歡喜爲障道亦無逍遙
道亦無灑脫今僕亦差勝於書空咄咄者爾三摩地
果止是乎足下政在萬緣中跌撲時自叫喚時自提

醒隨來隨受跡混心定此自大英雄人氣力但校勘
古之至人多從靜開處修不聞專向靜討亦不聞專
向開求或在紅塵上滾跌數十年而後掩關息影以
了聖功或穴居面壁數十年而出涉人緣以試勘心
地凡夫之人身在學地都無習靜工夫而欲覓向紅
塵境上了道完真直超三界此必無之理也伏讀足
下來書言言精理破的蓋知足下居嘗實用心於道
門行路而知險夷飲水而知冷煖必非徒事口吻者
世人見足下才藝絕倫聲名方謀將迎酬應一如僕

回來則以爲英雄之本色才俊之白眉爾是都人士
不又皮相足下乎足下庶幾所謂欄柄在手心境如
如者也吾兩人眇未相接各以文章意氣輕立品目
至披覽手札神領玄解乃知吾兩人者政當索之煙
霞物表豈徒以雕龍顰悅兩相賞者邪片語甄合于
秋在茲深欲與足下張燭夜譚了此大事顧廿四日
僕携家登舟矣足下儻有意必來請停橈灣上三日
以遲美人三日不至僕則挂帆長發矣長安中士大
夫自張洪陽沈肩吾外復有王太初諫議其人恬夷

通朗道門良友足下識之不初解樊籠之人祇宜杜
門裹舌逃於空虛一遇同心便不覺娓娓可笑矣永
隔雲水相望爲馳

荅陸君策郁孟野曹重甫

駕大不根蔑我貞良是名爲仇傲惠伊口蚤遂初衣
是名爲恩爲恩爲仇總屬妄緣友明動稱衝冠髮立
欲自附於荆卿聶政之義又以寥廓相許一笑而置
勿問此兩者兩得之僕則日夜念西湖荷花雨煙刀
雨舫上奉老母下挈妻孥尋六橋舊事此時猶薄范

少伯規規圖霸越功成乃去僕以爲政不必爾憶三
君子往歲從不佞浮西湖以鐵纜繫螭頭兩巨舫擢
天芙蕖最深處天風四面至脰履雜陳簫鼓間發念
此泠然今復能從不從則當別買一舟載三君子如
其不然恐人謂三君子徒能從官人游不能從布衣
也自潞上發舟一路諸公曾不以身名摧廢見畜倒
屣投轄倍於曩時數千里佳山川名蹟留題殆遍胸
中逍搖通不爲減眉頭日揚射陽湖上遇元馭先生
拳拳以逍遙爲禍本莊老乃長卿之賊欲不佞閉關

息游絕跡五嶽一切剗去歸乎簡寂其言甚切僕故
受歡喜理障雖書紳佩帶恐終不能改雖然元馭亦
微傷迫仄少寬舒交傲可也聞元美先生惑於仇黨
語將謂長卿真作漢之長卿此乃咄咄恠事鼎鑪今
遂亡耳邪范孝子如龍不可維繫奈何雲間又生此
人益信大國無所不有十四日偶倚蓬牕忽見使者
在岸上甚愕久之如見三君子顏色且莫把手我心
飛動

與徐司理

不肖爲令無狀爲部中士人所仇遂至投劾猶幸他
口所讟非其罪得面目無慙天日奉母南還布帆無
恙不肖故生平任真推分覩破一切天性平澹能不
作世人罷官咄咄書空態旁人見不肖轉肥眉頭比
往日更揚此實際非謾語陳生云母氏仁慈生能容
介子之隱婦也賢明必不沒黔婁之行不肖今日之
謂也江上有水田十七畝斥鹵侵焉無已則請鬻文
賣賦足以自給上帝之生人貧人多富人少病鬼多
餒鬼少不肖猶喜爲人爲人而爲士大夫士大夫而

有文胸中差辨妍醜蒼素以此託于天壤足矣人自
爲猿鶴人自爲沙蟲又何問焉聞明公見愛極切眼
具寥廓義存灰炯獨古之人有之爾幸被齒髮其何
能忘逋臣無入舊疆之理不得一奉顏色徒怔怔中
忡承胡太尊亦見念未敢輕寓一書溷瀆公府青浦
邑諸生沈嘉猷大奇才不肖物色之久渠銜國士之
感昔年不肖以轉官北上此生徒步遠送六舍道中
茲不肖南下又櫟單舸走迎不肖京口遂失期試之
期蒲伏束書求府公補試恐府公不知此生高才高

義乃所以失期之故故敢一聞之左右幸悉力周旋
之不肖此回青浦故士民不忘遺簪遠迓慰勞者甚
衆乃曹上舍任之諸文學從禮范孝子應龍情更切
至敢并以聞

荅馮咸甫

惜聞含沙射影今之含沙乃射無影人苟不畏上帝
卽何所不至深則空花一切歸猶作越國男子人能
奪我頭上進賢冠其能損我胸中五嶽耶波旬闡提
何世無之乃不意出自名區秀壤九峰松桂含羞矣

僕今者奉老母避暑吳山下且買湖舫看西冷六橋
荷花登天竺禮古先生以新秋涼風渡羅刹而東東
則有四明石牀丹竈在早還初服藉手伊人僕近嘗
有詩云脫我今日之紅塵還我舊時之白雲欲就太
茅峰頂月碧桃千樹坐吹笙手提瓢笠辭三殿足躡
煙霞到十洲水綠鏡湖春放櫂花深雪竇暮尋僧鶴
背竦身挑紫霧馬頭揮手別紅塵曉起初辭丹鳳城
夜來已夢白鷗汀五株楊柳門前綠九節菖蒲石上
有千層海浪接天來四面罡風石扇開王女牕中飛

忽下手持瑤草喚僂回到日夏雲涼葉暗滿天湖
六橋西此足知僕之近况僕自人間世落落穆穆人
忌者不察誤以爲鵷雛可嚇耳足下幸勿以殷中軍
坐愁咄咄伎倆相參靡士此披裘公所以笑延陵先
生也伏讀近作足下近豈嘗覽異書逢異人邪何其
精彩射人若此再覩別牋知足下方坐史雲之困呵
堵濁物向不肯逐清士脚跟走以足下絕代才美無
度謝太傅捉鼻向細君政恐不免何故歎老嗟癯作
措大面孔僕與足下同病江上有田十七畝斥鹵徒

焉嘗與文卿書大丈夫可使腹中一餐無飯不可使
眉頭一日不揚足下第少須之夫貧非足下所患陳
李儒道醇董其昌玄宰黃孟威兄弟諸子皆有書及
不佞不佞坐冗未能一一修荅幸出此書一示諸公

與鄒彥吉督學

家諸孫回自勾吳得明公手書詩箋把玩媿媿恍恍
卿雲明公心如冰壺龍蛇其德視身外長物直浮漚
石火爾僕區區以世俗之見皮相天下寥廓士所謂
有蓬之心者邪然在世世出丈夫欄柄在手當不壺

意以鑿坯爲高惟高明深計之不穀此身聞矣政可
屏俗了緣力踐大道而外魔內障尚爾糾纏銜杯創
牘揮塵命毫遑遑爲累豈云道緣淺薄實繇此志不
雄猛爾王弼州云丈夫脫手浮榮卽五嶽九州何所
不適安能老死於陵仲子行選第須此中不染著得
屨提三昧乃元馭公則云老莊逍遙大能誤人朝士
挂冠有閑關下捷爾卽尚平五嶽之興且無漫及兩
君子爲不穀忠臣其言亦兩足采雖然渠亦各自言
其實際乎乃不穀姿故近弼州距太原差遠此中不

染著五字大要喫緊此中脫染著無論放曠拘局何
適而可明公以爲然不新都汪伯玉司馬與一二同
聲以書相招遊黃山白嶽使者正在做廬時下且膏
車秣馬矣由吳興走宣城弔亡友沈君典取道三天
子都然後由義興過梁谿與足下會計程當在嘉平
月矣孫以德撤闥而西尚留里中野人未敢造次通
一字幸道相憶秦君陽公子僕之鮑叔也聞且東歸
足下須爲我謝之小集一冊奉去竄定

荅詹政叔

自與足下別廣陵抵虎林避暑山山下三月數奉老
母挈細君泛舟西泠六橋采荷花擷菱芡登三天竺
禮古先生歸坐一室蔭小山樹蕭蕭泠泠體氣甚
暢恨不得與政叔同木蘭青雀爾以重九後抵明州
遠客乍歸親朋來見黃花白酒日入陶然大是愉快
事時下促裝正欲出門走宣城弔亡友沈君典奈所
厚故人賓客眷戀征夫時時牽衣臥轍不放出門以
此尙在低回而政叔適以書來又得新都諸公手牘
知不鄙東海生招之入白榆社僕此時興已脉脉飛

動在黃山白嶽間矣第政叔旣奉諸公命走四明招
不佞則胡不竟渡羅剎而留滯虎林書到可急問西
陵之舟家山有金栽雪竇石窓赤水橫絕大海又有
鰲柱落伽可寓杖屨足下來而一覽諸勝四明亦有
酒人詞客可相與徜徉罷而同出門無妨踏雪過青
山宛上取道三天子都也承以莫君文字之役相委
業拜大命然亦必須足下到乃就蓋以此要足下耳
從貴可改藁桂此子來驟而短髮蓬鬆何故

報汪伯玉司馬

不佞挂冠神武將母南還避暑西湖虎林人相傳
公且至不佞日夜望真人東行其采芙蓉菱芡醉西
冷月色無何報明公以仲氏臥病不果行某於重九
後亦奉家慈南渡羅刹仲冬初旬詹生從虎林走平
頭以明公及龍司理手書來辱長者招入白榆社不
佞雅抱尚禽五嶽之興婆娑蘭省非其好日遂馬蹄
奈此雞肋膏賦冥寥以見志長安諸公聞而頗恠之
天眷海客微惠讒人得蚤脫世網所謂橫絕四海猶
弋安施維是白嶽黃山夢寐久矣至生平慕悅長者

何啻百谷之赴滄海羽族之宗威鳳而明公則又虛
懷折節獎引後來惟恐不及不佞所謂延頸拭目益
以歸心書到旬日詹生遂至某初心欲先以八行奉
聞卜獻歲問新安之艇乃白榆使者盛道先生及龍
使君所以想望至意鵠立勸駕敦迫再三卽包胥泣
血南入斷指殆無以過某是用感激秣馬膏車且不
辭犯大雪走山陰道上以此月十二日出門從西陵
渡經餘杭懸霽山下取道三天子都計下旬可得與
明公相見一再宿高齋拜肇林道場罷便當走同獄

朝玉虛師相留新安一月逼除還四明王正之月
老母壽元夕後不妨再作黃山遊尋軒轅容成舊跡
言之愉快臨發先此奉報幸驅山頭白雲送我行李
與陳廣野給諫

丘中之賞暫遺鴛鴦與禽魚親足下今日便可拍洪
厓之肩但恐青山不久爲足下所有長安馬蹄催人
奈何七月北征辱足下追之就李又追之吳門虎丘
攜手連日夕猶憶與君科頭坐磐陀石上萬木交陰
涼颼滿天素月西流河漢左界爲歡惜別覩動神飛

明日陵口望故人盈盈一水矣大江湯湯不澆長恨
之端亂流而渡低焉黯淡蘇李託咏于携手交通寄
意于消魂方之吾兩人千秋同恨方別時足下見囑
云卿誠見念不必長牋卽草草數字數寄平安要在
明兩人之相憶耳乃一入春明門人事差池流光駢
疾瓶水知天寒枯桑知天風倏忽半載矣僕旣不將
片楮君亦久絕雙魚駢駢征夫積勞雨雪巢林臥習
嬾煙霞豈北風之無便亦南鴻之久踈目如電光腸
如車輪所不相思請邀暇日足下謁王少宗揭東得

聞至人緒論不業北面太原稱上足弟子徒傳和氏
衣鉢而不求道門心印竊爲故人惜之僕今雖在風
塵中隨境觀心不忘覺照道眼漸明世諦漸解前所
云傷離惜別亦作遊戲三昧未敢以此故自障性靈
足下聰明絕世稍讀化人遺書聽禪那要語回心入
道言下足了幸無以慧業文人畢此一生也區區肺
腑之愛願足下深念之久不見令弟遷轉何也昨聞
之當事者計不出殘臘矣青瑣貴僚陳思進鄒爾瞻
俱佳士足下彈冠正在此時可勿久戀泉石都門把

手日夜望之

與傅伯俊

蓋昔者舜有羶行萬物蟻慕從世法論大善已若以
化人之旨勸之文殊深入善權廣化衆生故未取道
大智人尚爾何況我輩士大夫我山高九疑三峽
物情不親故自地獄種子若披肝折節風華悞人萬
物蜂涌而歸之奔走將迎罷于應接亦是輪轉根因
雖非惡業總屬理障愛人下士久而深入住于此境
何由得超三界便落陰陽一落陰陽便有凋謝此吾

與足下同病也擺脫榮利蕩滌煩囂過行必修遇功
必累以求逍遙之致栖自在之林未爲不是若執此
住此逍遙又生束縛自在亦是塵勞三摩地似不如
此足下比者氣益和政益平蕭灑標致爲江左楷模
三尺童子皆知頌賢使君名流京邑盛矣下第恐
鵬溷橫生挫精耗神願稍存節省以保性命之期人
情旣宜榮進自定業秩滿三載不久折腰讀足下來
書似頗苦邑務艱難欲早解脫僕又願足下勿以爲
苦分所應得之處旦莫遇之胡不能少需而坐生厭

苦也蘇子卿雪窖十九年令小生厭苦不可一朝安
復能十九年爲僕不解藏人善侈口而談伯俊之賢
不遺餘力如此而已若謂僕游揚諸公間而能以口
舌爲足下速取此物則爲不知命亦誑足下僕爲令
六載未嘗一日厭苦折腰及入爲蘭省郎猶時津津
爲令風味何者身在閑曹曹務甚簡于縣事部郎差
貴于令君然亦有冗則世俗苛禮車輪馬蹄居其大
半與其爲車馬所役寧爲黔首憂勞且人之苦樂原
人在心不在境若其中有以自得則爲令亦有樂若

其中無以自得則爲京朝官亦有若足下聰明辨此
早矣子愿使君開美士也持斧三吳恩信甚著亦頗
有調外之趣聞與足下相驩如昔留都鍾諫議行時
曾寓一緘問子愿不審已達不便間幸爲致區區新
醪使者羊君踈暢爽直大有玄風當爲伯俊知己聞
老伯母不就板輿之養家居安適不老嫂與諸姬想
一一無恙也仁兄出有賓朋入御琴瑟亦善石湖林
屋年來頗曾一寓杖屨不雲霞之氣在牕楹間水波
澆潏時時清人耳何得言非僊吏也

與馬用昭

日讀閩中十家詩各有所長如林鴻兩王近世胡得
有此哉五七言古清蒼深秀玄詣神解字挾丹霞氣
帶瀑水意必會境語必標趣且格雖疊而不復態愈
出而轉佳景物叢鬱風華適上胸中五嶽萬轉千盤
紆曲不窮陰森皆在徐讀而細味之了如身在長林
回映石壁坐對高僧千青松白雲間而譚無生妙理
雖未至之曠焉幽絕近體差降亦多中唐佳境寥寥
天壤乃有此人有此作而流播未遠索莫其聲何居

子鱗子相生平負氣高其舉趾以今求一語如林子
羽者了不可得日夜徒挈鈴而走闔閭聲滿六
合故知人之成名與不亦有幸不幸又視其人之自
爲標詔巧而取此物也子羽詩俱在安知後世無賞
昔足下能知二三君子詩選傳之取孤桐灰滅申此
中郎之識也微足下僕老死不見二三君子不敢忘
謝罪表會人亦佳品恨未見其人今足下比隣朱汝
修輩中人也

與沈士範

去冬從詹侍御得手牘一緘旋託寄八行想已入掌
記身在數千里外河水迢遞鯉魚難達昔在任坊物
故平生交游掉臂物態淒涼劉君心恨共事至作絕
交書以寫不平先太史在日諸公景從海內櫛附動
稱氣類咸願嘔心奔走而赴之者日以如雲太史喜
譚握吐之風不倦倒屣之事延接酬應至以此罷一
旦遽去時移煙消霧散嗟嗟君不見鮑管貧時交此
道今人棄如上悠悠此輩已矣何言而不穀平生與
太史之義何如乃亦踪跡寥寥斷縻泛梗雖束縛王

事踉蹌道途其于故人分義亦太踈索矣仰慙曠日
俯愧下泉雖復累頰增喙其又何以解免纏綿宛至
所可自信其不渝者獨有此心已爾向推轂令兄于
張大司馬屬當言官建白大汰邊塞冗員不敢收署
云且轉屬楊大將軍眈眈之令兄微有不滿尚未密
其深中肖甫一片有心人平居念君典甚至當不作
世人態者老母自入京患痰火兩月入春始愈作此
牋時方起牀第以兩女奴挾而行亦可喜事

與張肖甫大司馬

明公居東脫巾弄兵之徒隨旂鼓而靡海外有截天
吳恬波一指薊門營壘甫定而疆圉之大捷至矣提
貔貅以拔祈連斬鯨鯢而封京觀馬上露布至都門
都人以手加額動色歡呼無不取酒北面酹地而頌
明公威德人歌破陣家製饒歌書勲奉常獻俘太廟
何其盛也然後知千將鏖鄧之鏑水斷蛟龍陸剗犀
象霆掣風馳何往不利天下士大夫歎明公以爲天
威而服 朝廷知人有神筭從此以往邊人父老婦
孺有息肩之期矣羽書駭石駭電流星明公當之勞

苦萬狀此何時而猶瞥念及么麼書生據鞍削犢之
辭鄭重情事綿密豈惟明公多情薦不忘舊亦仰
明公戈矛矢石間神完氣充意思整暇此成功之本
也老母入都門苦寒痰火病發伏枕月餘至今尚未
離牀第遠承寒衣之惠屬某致感激再三不佞某又
蒙惠燕市取酒貲明公旣愛某而又時時念及小人
之母此其恩不可忘也欲以其身爲侯生劇孟空有
片心奈此六尺崖略報謝不盡銑歌十章奉獻轅門
伏惟裁覽

又

連朝凍雲垂垂都城雪花如手含香之署凄然懷冰
矣日與二三同心擁楮拙煨蹲踞而啖之有少黃米
酒佐名理差遣寂寥一出門騎馬衝泥手皸膚折馬
毛蜩縮僕夫凍且欲僵朔風有權濁酒無力此時念
明公正在邊徼人煙蕭疎積雪文許寒氣當十倍于
都城胡馬一鳴鐵衣不解繡旗夜捲笳吹亂發按壘
行營想見淒絕帳中取琥珀大碗侍兒進羊羔酒而
聽歌者歌出塞入塞之曲朝提猛士夜接詞人雖淒

其亦大雄豪有致哉不知幕下頗有差足當明公談
笑如昔陳琳孟嘉其人者不此時恨小子不得奉公
麼六尺而侍明公牀頭捉刀之旁國家倚明公如
長城驅明公如勞薪亦以雄畧不世出故此莊生所
以有櫟社之嗟也雖然春明門中終當借明公盈尺
之地列侯東第計亦非遙但不知何時西謁青城

先生

與高吏部

先生高臥瑤潭清川佳樹調鶴引猿領丘中之緣了
人外之理不意近世士大夫乃見都水勾漏風華映

人若此僕往一再至潭上輒如入天台石梁青松白
雲最深處側聆玄論如飲懸崖寒溜而啖雪藕冰梨
未嘗不冷然快爽也吏事牽人逡巡辭去一別幽人
家便被風塵驅入火宅至今私恨不數數叩柴荆尋
幽賞也先生潛心此道有年丹砂行就矣肯下寶筏
一渡迷人不

與莫秋水

足下江左騷雅領袖煙月總管一踏吳土通都若狂
奔走足下江南花事行盛湖邊青雀陌上紫騮過從

必衆一花一石履綦何處不到題咏何處不得竊想
山靈大妬足下夜半以鬼物盜公絲毫奪公繡腸令
足下化爲一椎男子腹不復罷奇字口不復吐佳言
慙然臃腫向人飲啖而已豈不令屠生拊掌稱大快
哉足下謂世間必無此事然宇宙亦寥濶矣風雷六
丁而下取人間書一夕而徙其山川變其人物故鮑
照才盡少陵文而不貴造化播弄事皆有之足下不
可不懼吳中煙霞丘壑甲于天下人文圖史器物之
盛亦如之足下坐而雄據嘯咤其間不可謂非大福

利人願言稍事挹損返于清疎大要藻麗雅俊之士
風華映人而每患多事清真抱朴之夫簡素足尚而
常乏文采亦名缺陷從古難兼僕以規足下足下必
還以規僕然則吾兩人務各去其所長而取其所短
可耳

與陸君策

僕挈纍行後太湖洞庭遂落君手長嘯紫煙酣暢朗
月笳簫競發魚龍噴薄時念使君不往使君以青
谿官舍爲公等山厨使君朝爲青谿長暮爲煙霞主

人一鶴守門客至闌人松花苜菜河轉天明使君
施鹽櫛放衙視事勅客暫退日向哺吏散烏啼賓朋
復來集夜闌更端語或跌宕恍惚掉而出六合之外
而吏民不疑官長不罵人生此樂坐空千古今俛仰
陳迹矣新使君長者鞠躬愛人勤于職事而標韻當
復大減公等此後入青谿索莫哉衆芳亭明月無恙
虛照清池綠樽空矣回翔城隅水曲知爾銷魂天地
間事事如此習家池與山公今日俱安在哉此書空
出示諸公一歎而罷

與陸平泉宗伯

某之居雲間文質無當吏道多踈尤雅不工於屑
諸俗取憐而明公顧反好之謂青浦令破雕刻偽
其圓巧之風而獨守純白不作世俗吏技倆故收之
灰塵煙焰之中賞之拘孥物色之外今世仰明公何
後減天際真人而乃不自尊貴抑首下心每一相見
移座促膝動至娓娓省區中之綠譚人外之理譬若
寒溜疎鍾冷然相答蓋明公神宇內寧虛寂外朗朗
析要眇洞極天人諧笑總是揮機咳唾俱含玉璫

第側聆諦聽卽能使炎熱全消滓穢盡滌不啻飲冰
諾迦尊者清涼水而歸刹那之間肉身菩薩何復知
銅墨之在體哉某雖不幸爲世諦所縛而此中從紛
輪坳澗中時時回顧差覺主人翁無恙境有起滅不
逐遷流若慈母引赤子入市一步一顧庶無迷失則
近者自覺照之一字得力頗多而此機尚生結習甚
熟猶無奈葛藤之難頓剪也

與瞿文學睿夫

五噫出都門浮雲溱蕩總屬虛幻足下胸中瀾庭雲

夢無恙不祝融七十二峰上可以修真鍊藥天籟玲

瓏雲氣出入石扇旬然玉童手開桃花迷人何知人

代又漢江湘浦沙青水碧坐攬空明韶靈妃神女石

上弄寶瑟亦快哉汨羅君愁憤過仄眉頭不揚不足

與游青雲事業有令予在昔天台華陽何必珪組不

意足下無仙骨第患無道心耳通明先生有言寧爲

才鬼毋爲頑仙夫頑猶仙爲丈夫必可爲鬼哉足下

全不頑駕鶴騶鷹千萬努力剗君子口吻理學乃爲

郭景純青鳥經所誤太尋乎或他日欲入宣尼廟

卜顧何得配享旅竹君二子廟乎一夫六千里外握
手無期故人之心已挂荆門郢樹

白榆集卷之十三

東海屠隆緯真著

書八

與周元孚

不見足下已七載矣入都門得與叔南朝少稍知足
下楚中近耗叔南少年奇才爲人亦疎暢有致周氏
多才幾與江左大小令珣珉家等矣日夜望足下入
長安吐此隆思積念不謂遠有州牧之命行李且東
燕市和歌不審又在何日氣結腸回令人益追恨往

時吳門之役也箕仲日唯杜門望腰下金魚風雲之
氣幾盡子冲時拮据兵事寄來塞上諸篇雄風颯颯
深沉人也趙生入吏曹後頗深居簡出失向來跌宕
豈其體固爾邪懋權君房領使節出逍遙大任四明
之上魏君意近沉著而風氣未暢僕以爲不如法護
君房朗潔神骨冷然可求之人外所命劉介卿鄒子
如未之識足下所賞定非凡品僕游道差廣矣日以
雕龍之辭佐人鼓吹桂精耗神道家太息也所幸世
情澹甚膏火不煎不然者早索我于枯魚之肆矣出

世之寧終當自了戶樞流水虛以游于人羣庶其不
迷淪落此途斷是火宅早晚掉臂寧爲白首紅塵矣
吉水鄒爾瞻從南荒回入華省百煉不渝竟犯主
上怒南遷此人匪止勁直清真寡慾終道門良友也
鄧邪公黃冠加首入山已深廟堂強以珪組招之計
應取白雲封戶耳清時風尚如此亦可人事

荅王恆叔

空谷無所見聞大自幽適日高春或始櫛沐香鑪經
卷以爲生計亦坐子午當其喀然無所不喪亦不知

四大安在何處亦尚偶作寂寞想絀一二故人胸懷
便令揮去至破釜去我已遠四威儀中都不復作念
不佞默自校勘於萬緣殊澹猶存一二葛藤所不得
打成一片居憊苦之乃藉眼前所遭得失恩怨私竊
喜其天性超超無事擺落而足下傳人言疑不佞頗
動念覽書良賊不佞屏居於此掩關滅跡卽邊使者
見念屢以捷兒來迂策謝不往盡日無楚然之音不
知何人見不佞見不佞動念缺缺乎且余中未有其
端而人已見其迹可畏哉或仍是好事者自爲臆度

耳此自關吾性地事安置嗷嗷然不忍令足下畜疑也殷深源名理超詣至使支公卻不敢前一旦廢徒信安咄咄書空何其無聊不佞素無殷君之譽那得不爲人疑第得足下信我足矣然必欲足下信我不佞動念矣旌干有南行日必尋我四明山中此中可無來也

與黃白仲

鄒陽獄甫解矣歲亦云暮天寒層水蕭然袒褐淒其可知乃讀手書磊落雄快絕不減向來面目至五生

言近作跌宕雋爽足空九州欲傲天地男兒胸中磊
塊如此豈世網所能羅哉縱能羅其六尺之軀安能
羅其千秋之氣也咄咄屠生之於白仲兩不辱黨人
西寧翩翩好文甫卽騷壇橫見摧折余懼其一時意
氣都盡今能留白仲遇之如初西寧竟雅士不俗亦
不辱吾黨可喜日夜望白仲來潞上今爲西寧留不
佞意粗安請以獻歲聯鑣一過之雲間彭欽之走數
千里來依不佞甫脫裝而不佞已中流言落藉遂相
尋潞水之陽其人南金白璧也驟見足下書者特爲

之骨驚神懷願以盤匝交足下矣閒中得長歌一章
頗淋漓自快敬錄求政并呈西寧

荅鄒孚如吏部

乎如先生足下嗟乎第謂不佞去可惜卽已至必求
其故有達之心矣不佞雕龍之技所不敢自知乃一
片肝腸明於皦日當爲今凡可佐黔首之急者毛髮
不愛六年一日也居長安號多客客自以爲卿雲威
鳳也者而日暱就之客就長卿所抵掌非藝文則性
命藝文性命何負於客哉謂長卿遊乎酒人人借長

卿爲名爾每對文酒諸公浮大白啖肥鮮淋漓盤礴
長卿旣鴉不善麴君又絕五葷終夕而手不近鸚鵡
杯比散客業醅醕而長卿醒然上馬去又或聯鑣款
門無可爲供具則入問細君之簪珥簪珥略盡繼以
鷓鴣鷓鴣旣典乃鬻圖書腰間僅有一銀帶亦銷之
以佐晨炊爲令六載如此此其人果大誇池不肖者
邪又何至甘清約若斯人之甚也嗟乎客實就長卿
皆長卿多客凡諸皆長卿者皆嚮昔就長卿者也諸
公則浮白擊鮮頽然自放而今手不近鸚鵡者坐酒

過祗堪絕倒雖然此火宅也不候一旦去之而就清涼快矣野鶴出籠何天不可飛乎四明山中則有舊時之石房在取白雲封戶青猿守之長安是非人我山高乎又烏得到煙霞世界卽到冷風吹之散矣挂帆南下風日漸佳海月江雲遂落吾手他無足言所委傳文嬾不復作足下意誠堅必辦此而後去元孚入京足可朝夕聞夢白且請告幸爲問之何日可得出春明門也

荅陳伯符

屏居以來履綦都絕乃不知足下喪子之戚王恒叔
一歲而殤其四子觀其意自豁如當不作西河先生
舉止第丘壑之姿以足下寵靈得早還初服幸矣一
脫京洛風塵事事閒曠日高春始起櫛沐焚香攤書
了不關人間世孫太初有云佛容爲弟子天許作閑
人一瓢一笠從此始矣方婆娑蘭省輒賦冥寥心纏
機務泛咏臯壤世人見之莫不抵掌而笑目爲怪迂
不知今日遂成實境不佞豈亦有先見乎足下云老
母在堂且無爲五嶽遊此言是也丈夫意度蕭遠卽

葺屋亦有煙竈器局誠卑雖山林亦是掘堞不佞嘗
竊非尚禽必託五嶽以爲高也表閔終身土室君公
大隱墻東彼其風華詎不蕭蕭映人哉河水漸漸挂
颿非遠故人努力青雲他日尋我石牕雪竇陸司空
僅一接緒論爾足下踈朗峭勁人物冠冕司空亦今
之張茂先也豈延津神物近在宇下而望氣不見邪
少年人患不峭勁百鍊之剛尚化繞指始便脂膏後
將何化乎若足下以侃侃取忤司空何爲司空哉然
乃公多聞淹通神鑒朗徹一片熱心腸真下菩提種

子蓮花妙舌堪作天人師足下亦不可不知也雲間
彭欽之高才博學行業粹美玄風名理不減許詢江
左名士此爲白眉足下物色之久矣原旣縣官有年
積苦眼迷日色者遂累之下青袍誤人思欲一觀上
國之風自託警生以遊六館生平企慕伯符若渴念
十足下業稱北面未敢造次通謁託致殷勤行且探
懷中之刺往矣嘉惠種種其自老母而下悉荷明況
王臣主臣臨當分携投筆惘惘

荅李玄白

玄白李先生大雅選不穀與就李馮開之游甚洽
通於賀生伯闇伯闇至今猶屬神交爾最後識玄曰
虎林一見語合臭味不啻也不穀抵四明甫逾月而
使者遠渡羅刹走官奴以瑤華之音來陳辭七
續氣積雌霓色奪芙蓉光掩木難聲扣哀玉前無東阿後
無蕭統矣中間推許不穀過當中心好之忘其奇醜
鍾子期不笑人地下乎然無鹽癯瘠貴在悅已情提
肝挈膽以奉盤匱雖然白衣蒼狗從古嗟傷皦日青
松譚何容易當不穀盛時榮名被身進賢加首人望

須眉家拾咳唾掃門而懷刺者爭號登龍把臂而論
交者動引管鮑一旦遭讒去國身名兩摧生平心知
平懷觀望夫此所傷者長卿皮毛耳至其所爲長卿
真我無恙也其胸結今古日吐佳言猶故而炎涼聚
散朝暮迫若兩人何論齟齬者夫卽號稱當世之有
道石交頻改面孔居恆疑朱公叔錮孝標爲過激乃
今題之夫長卿自如而人自山河矣曩時之皦如青
松何爲哉故不穀願與玄白載書刑馬而約交則必
如古之人無爲世人之石交矣不穀無他腸其爲人

踈而無町畦於外物澹而寡所嗜好自以讒人去
助官而浮名破自世人以市道交不穀而交情破自
不穀以言語文字招忌取悔而言語文字之障破天
去其疾矣乃今則蕭寥閑寂屏居無管闢地栽名花
焚香讀異書佛奴道民煙朋霞友冷然獨暢逍遙人
外安問其他不穀觀玄白溫粹開美士業好鄙夫願
與白首請努力前期夫讀書爲文而不聞大道則才
鬼爾彼口先民之行而擬世俗之心者大要坐此推
玄白努力由奉集一冊奉覽僕且以覆瓿民四足下

猶然索之乎董君謨吾郡之俊玄白延之得良友矣
然董氏更有大晟揚明者淹博奇偉與君謨雁行而
才亦伯仲足下寧識之不隣舍中脫有青氍一片地
可并羅致也十月初旬當走宛上弔亡友沈君興歸
塗可得奉晤崖略之悰頗宣筆札餘留面譚

荅徐猛孺

欽之來得足下書分明是一篇大禪師語錄是下肉
身菩薩也別來知日長進言言妙理字字真詮計應
非鑿空杜撰出來自是靈明一竅吐欲許大道通京

下豈遂已得牟尼寶珠邪爲之歡喜無量生平道義
金石交獨有屠長卿那得不一引手足下他日涅槃
時很歎揪住師兄衣帶不放是必求足下度脫我雖
然足下此書無一字不下後僕頑然不知猶向足下
求度玄珠在前瞪目不見空費索摸逾索逾昏足下
得無胡盧我邪若要佛度我除非我自度不自努力
維求他人卽令千佛環繞日夜提撕亡毛髮益僕挂
冠以來尚苦人緣種種上爲先君子營襄事母年高
八十有八妻孥尚幼婚嫁未始親朋酬應一切難捐

濁汨喧囂中此時何處覓得真屠長卿雖稍辦得寬
心平等與萬境隨緣捱捱滾跌一步一回顧自家主
人翁如此照管不已儻一朝得見真屠長卿面目今
日直是無可奈何自計無可奈何而撒手放下是志
因無可奈何而妄想強求是助此又添一層無可奈
何平等捱捱不知可是法門不虞長孺靈心妙識加
以實際此是大根器人是我輩修行榜樣向管與此
君在清源冊中譚半日大要說僕病根平等寬舒之
意多簡徑精微之功少升天不遂成佛尚遠此所謂

頂門一鍼雖僕亦自知之無奈生平染着泛愛惡密
寬舒落穆落在此窠臼中一時不能掙扎得出此雖
非惡業其爲損烝絳精昏沉靈識與惡等爾明知故
犯迄不能戒每想到眼光落地不曾辦得資糧通身
汗出每從五鼓醒時恐悚危懼斷自今日簡緣持苦
行比及天明朝霞旭日花明柳媚魚泳鳥啼忽不覺
退出逍遙歡喜心客無老幼賢愚來到面前欣然相
接問廚中有少茶酒乎隨分留話領畧風月便忘却
日前話頭早又被歡喜魔引了去也又或隨其緣力

急人窘難提獎人倫成就後進便認作是道業善緣
又苦無一副嚴厲面孔捍物阻人客日以進緣日以
增思得危處靜坐一時了不可得何以故平等故也
平等是乃器溷是業兩者久戰不勝足下何以鞭我
行諭俞宗時頗得要領欽之此來相共印證更大自
明了第此事尤非塵囂中可辦深山一茅令人日夜
結想聞董玄宰陳仲醇道器卓然與欽之四三公左
提右挈儘可商量生處大事獨僕此中苦無良友此
中最高明者詩文功名祇已因無同人彼此提醒夾

持所以話頭易忘卻一棍一棒不放饒歟友何可少也足下不來欽之又以人緣急告去真自惘惘八月乘浙江潮來同謁大士落伽山良快幸勿負約僕於月終且作宣州行當以急足相聞足下可偕欽之會僕鴛鴦湖上欽之詩道上可喜業爲敘之臧晉叔疎朗玄暢士向風慕之久矣詩來楚楚才與情兩足賞不能作一書相報深用缺然雲間同調若陳董數公本欲通入行爲詎乃欽之行太促方作孟孺書畢憊矣念以亡益寒暄損耗心力可惜也遂罷不復作幸

道本懷表長史業問錢唐權以貧不能裹糗中止卽
此一節今士大夫中有此不楞嚴法施足矣復益以
白金足下貧士何爲此龍華會上不乏國王大臣布
施獨貧人夫妻施氈衣作旃檀香氣殆足下之謂邪
寫經墨一面金扇一握附緘欽之去神越峰泐矣

再荅徐孟孺

欽之來得手書數百言無一字非大道津梁欽之別
去甫數日使者復來書辭提誨迷人神情透露長歌
亭亭霞表氣韻高華足下業問大道要眇而友朋分

義猶然骨結如此得無黏泥帶水不超脫邪忘而不
忘用而不用當無戾太上之旨欽之出門後僕益以
蕭寥樓前雜樹花木漸以成林終日坐對每當會心
處欣然獨笑客來略去禮法盤礴清陰第此中絕少
玄曠士不敢作分別相隨意晤言卽世俗人來不與
譚世俗事檢點煙霞討求松桂渠雖不盡解勿以相
強有偶及市朝事急以白塵尾揮去不令涸乃公以
故身在城郭何異桃花源矣時下獨有走宣城弔沈
君典一事未了上慙天日頻愧下泉數往來胸懷習

嬾既久出門甚難又以貧不能治遠行裝要須以清
和前努力一行且令急足相聞邀足下及歛之會於
就李吳門間以故人方在當路絕意不欲問婁東權
辰玉能圖一晤甚快足下津津落伽大士阿育王舍
利乃僕土人東歸半歲尚未一往踈散如此又何能
勤心苦行以求了道出世也元美先生掩關之日久
聞其亦未盡脫舊時伎倆一絲不斷便有去來一有
去來便墮生滅苦哉學人於此可爲泣血足下今日
見解便是千佛寶藏至於實修實證恐亦尚輸黃面

老子故慧業文人不難於知見而難於實際僕與足
下交儆可乎今歲是必力圖一晤諸維面盡願言老
母妻孥俱無恙問使者知太夫人康福足下遂作人
外家翁矣石火之光真自可念

與王辰玉

辰玉道兄足下彼已之子爲我解天弢自叩之南無
物不適自失頭上冠世之奔走官人者不進自時名
摧破附虛聲者不進自萊蕪之釜生魚競錢刀者不
進又以僻居窮海眇四方過客甫入里門猶有父兄

三老過而執手勞苦久之亦不復來門可羅鳥雀矣
僕生平無他嗜好六尺而外都無長物架上惟有圖
書數百卷送人持以去年來絕嬾不讀書萬事盡
捐一絲不挂細君賢有治家才送歲僕北上計以俸
餘急構小樓三間前望浮屠後枕城郭大江日夜湯
湯走其下僕歸而一朝有之樓前種樹花木力不能
得名花嘉木又不欲以此亂人意止取野草樹家茸
小有致而已樓之下卽以居老母荆人春日板輿良
足愉快客至見此中風景蕭疎如野園輒問內宅尚

安在旣而知此中卽是頗歎慕不已栽竹數箇宜春
雨宜冬雪松兩株宜秋月宜晚風或以爲居不宜松
張處度屋上陳尸僕置不問有客以筍魚留其脫粟
清譚譚多在人世外或及方內急取松下風澆之筍
魚有時不給空譚竟日客去掩關焚沉水香一縷隨
意讀僊釋書數行倦則跏趺稍調攝元神不令脅貼
牀席日復日歲復歲隨緣捩身在今日絕不計念
明朝以此習定觀空庶幾一旦得見本來面目衣食
婚嫁不以留之胸中久矣猶憶曩爲令時作詩云老

去何妨無食生來猶喜爲人當作蘭省輒署冥寥一
笠一瓢輕舉六合士固有志今日乃成實際語足下
兩詒書拳拳問僕近况故敢略述本末書辭久不荅
亦以嬾故孟孺一月之中修問者再故人情深矣而
書中玄理破的大是黃面瞿曇口中語孟孺真如良
馬望鞭影而馳何憂不旦暮彼岸也孟孺屬館辰玉
所便布此訊辰玉琴絃累斷累續今當得外國鸞膠
千秋歲永固政恐兒女情深道心退墮須從愛河急
猛回頭如僕外緣遣盡此情亦復不減可畏哉弇州

先生近日精進何如偶快意作此書書成小罷不能
更修弇州問幸道區區君家叔氏竟爾淹忽尊公神
傷原鵠矣有便寄信無忘故人更望以要言鞭我

與汪伯玉司馬

歲晏浪遊入新安辱長者以國士見收寥廓相許知
已之感可泐金石矣逼除還里門奉椒觴北堂逡巡
元日親導板輿侍慈親看花燈火樹愉快可言別時
成約先生且以花時與不穀會於西湖同如婁東訪
元美先生取道宣城弔亡友沈君典不穀日夜引領

望使者西來業膏車秣馬以待今年花事甚早正
月海國桃李大放計西泠六橋間亦爛熳矣幸先生
杖屨早發毋令綠葉成陰也想仲淹仲嘉當從行不
可不携鄔君以來覆瓿之業以累先生爲敘而傳之
昔蔡中郎寶王充論衡僕每舉以爲中郎遺恨論衡
俚淺駁雜伯喈過采不足語知言政恐後世之惜司
馬亦猶僕今日之惜中郎也願先生痛加斧鉞無事
姑息不穀好覽觀古今人物文士深湛博大標韻旣
遠體格故莊識妙心靈知幾有道無有如先生者東

海男子六尺足以相投無恨敢布腹心維先生照察
與龍君善司理

挂冠以來人情山河獨足下高義足驅千古歲暮還
家園老母和愉妻孥歡喜椒觴花炬親朋來集念使
君不能忘別司馬公約以花時會於湖上同入吳閶
不審竟能來不足下仄期過久矣非遠內召報至幸
以急足相聞第當飛舸渡西陵候于旄天竺六橋之
間流連青輪舫縱譚名理送足下南徐臨大江而別
千萬勿負故人此意承司馬公留近草許爲序而傳

之足下亦何可無一言寵靈不佞維大雅留神卿家
丈人陳玉叔先生委作草堂雜咏足下命作栖雲館
百泉詩俱成書兩紙奉去獨新安遊紀未就以未及
登黃白兩山誠內慙難於命管容徐圖之相見當有
以報也

又

君善仁兄有道足下往歲不佞客新都屬足下有采
石之役不佞亦旋別伯玉司馬而還別司馬時業成
約以獻歲會於西湖同如婁東訪元美司寇及春間

得足下左遷報此時擬足下日暮西司馬當送之湖
上必賤初約走急足爾東不佞則飛小舸徑渡西陵
日夜望東來使者兩睫張而不下良久杳然不佞以
不得東來的信日復一日且望且待竟成蹉跎亦綠
家居貧甚不能裝裱大負初心自後聞伯玉果送足
下湖上盤桓旬日始趨婁東又聞足下曾渡西陵一
會陳立甫乃通不以信使相聞使不夜幾立化爲石
何也魏南嶽夫人云張良三期可謂驚道而明心矣
司馬與足下竝好道長者何爲失信不佞若此乎又

聞足下與司馬公會元美後卽飄然還武陸尋列僊
毛女采藥茹芝修度世之業果然吾道大幸四月中
立甫以職事抵四明見訪出足下荅司馬十絕讀之
始慷慨欲絕無何飄揚欲僊白日惟孤劒青山有敝
廬不妨稱逐客原是避秦人去國之言如此胸中復
着何物邪足下挺衛玠之標馳平原之藻乃其爲吏
前無古人以寬大行其神明以持重見其擘畫蓋言
縉紳縫掖下逮閭閻婦子交口而頌人無間言僕以
爲自生民以來未有得人心如足下者下之人以爲

威鳳祥鸞上之人以爲鳥爲鼠乎則爲善者懼矣
呼天扼腕何足以云司馬閔世諸篇真無愧古之遺
直公論不在朝而在野所謂閔世世誠可閔爾方從
桂樹隱不讓桃花源足下卽終老沅辰之間無恨第
觀足下年甚少才甚老所遭遇幸猶不乏明時隱計
太蚤須以光明大業一暴於天下然後商量出世事
未晚若不佞則白首青山黃冠皂帽此其時矣久有
泛洞庭登衡嶽之志聞辰州丹砂甚富秋冬間請以
道民野服訪足下武陵先此奉報小詩六首奉懷不

盡觀縷

與陳立甫司理

送歲僅一奉顏色於京邸乃不謂足下見念深也萍
樓一夕遂當千秋詰朝送足下郭西屬于旄方出野
人不欲久坐官舫遂去不及一握手取取久之不佞
遊道頗廣人情物態多所諳嘗當不佞盛時眇眇羽
翼欬唾珠璣雖陸大夫燕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
居無以過盱衡揚眉士以雲谷影附青松白水爭託
心知一旦摧顏交游韓臂夫市人何論卽世之號有

道賢人不免名在賢者而有世俗心則湯湯者誰爲
砥柱矣不佞以是息影掩關一切謝絕古人有言君
平旣棄世世亦棄君平身世兩棄則可以斷緣遺累
抱一完神徼幸厚矣當不佞之薄有名位志芳而行
羶爲物情所附將迎酬應形神俱罷一毛一髮悉非
我有長恐一不戒於風露茗枯葦折爲有道所嗟傷
瞥而撒手遂逃空虛蓬戶掩兮井逕荒青苔滿兮屢
綦絕園種邵平之瓜門栽先生之柳曉起急呼童子
同山桃落乎辛夷開未手抱薔灌花除去蟲絲蛛網

時不巾不履坐北牕披涼風焚好香烹茗忽見五色異鳥來鳴樹間小倦竹牀藤枕一覺美睡蕭然無夢卽夢亦不離竹坪花塢之旁醒而起徐行數十步則霞光零亂月在高梧妻孥來告詰朝厨中無米笑而荅之明日之事有明日在且無負檣桐月色也婦亦頗領此意相共怡然二六時中胸懷不挂一物從此修煉所謂既無拘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推分任真庶幾一朝得見自性卽闡提冤業泡影空花去我久矣足下錄人摧廢之餘殷殷良厚溫美開中真

不候所傾心又禹穴蘭亭近在眉睫尚未及一歷覽
冥搜今幸有逵茲僊吏爲東道主是宜裹糧杖策而
來若邪谿上與君侯浮青雀舫采荷花佐觴大是快
心事乃天道方熱道民日披襟散髮就清陰茂樹下
顧安能踟躕一舴艋如坐甑中遠赴使君也請以新
秋爲期惟足下寬我爲足下画得曇陽大師像一幀
謹裝池表去見像明心卽心卽像卽像卽心幸足下
努力此道火宅蓮花政在仕路歸田辭乃野人游戲
語業託敝郡林山人芝手書一冊子奉覽外寄龍君

善書一棧詩六首敬致左右南歸有便爲轉寄龍君
與陳玉叔方伯

玉叔陳先生大雅足下送歲得明公閩中書見念拳
拳矣細察來書辭旨大都勗僕以窮愁發憤著書立
言勒成一家副在名山垂之千秋在昔左呂司馬竝
以此抒藻流聲幽通宣鬱此誠士大夫處困之上善
顧不佞區區此心更欲有進於此者業承明公知我
敢輒布其一二天地間虛無生自然自然生大道大
道生天地天地分陰陽陰陽生萬物人生兩關無論

虛假幻綠種種結聚種種起滅無與於我卽四大幻
形亦名假合倏聚倏散泡影空花亦非真我所謂真
我維有一點靈光乃虛無自然本來面目名爲智慧
自形生之後根塵相因智慧流爲情識一真馳於萬
境下者嗜血肉競錐刀自同癡蠢高者務功名雕文
采希聲豪杰雖事有清濁品有貴賤要之見不離人
我情不免去來損氣耗真曾無益性命之毛髮卽如
管晏連筆而立功賈馬操筆而揚采須臾事爾一日
蓋棺空留功業文章於白骨何知白骨旣朽所謂不

朽亦虛語爾以故古之至人達士往往輕一切幻泡
而重吾真我必不肯以曹劉顏謝之業而易三教聖
八之事夫釋氏了義觀空猶有三十二分老氏致虛
守靜尚垂五千文彼爲性命設也非爲文字設也不
佞少而蠢愚壯不聞道業已失足雕蟲亦旣譟虛聲
牢內矣近頗聞化人緒論於達者而又適初解衣後
返於閭曠方大悔曩時之妄用其心於無益之地思
力剗去浮虛一求真諦尚苦結習難除沉疴難愈淨
業未究文魔累侵且將瘞智公之筆燒吾苗之硯而

足下更煇而助之邪不佞天之棄民也將以立言
不朽如足下所云則才力萎綿將努力大道如僕所
自許則根器淺薄斯兩者皆非不佞所任也顧鄙願
寧修大道而不至不欲託文字而無成請自今以往
隨時有過隨事煉心目覓我本來庶幾一朝顯露幸
而遂得牟尼亦我自有之物不幸而不得且作隨緣
之人如是畢吾餘生已爾著書立言急而託於世請
不復敢聞命書辭久不荅恐明公終不達鄙人之心
故復娓娓至此然自察少言矣所謂結習難除如此

哉龍君善當世才子其爲吏前無古人過采讒言當事之責回承命作草堂集詠業寄之君善所不審達不今再錄一通以往

與王元馭閣老

先生乃竟爲時羅致豈鴻飛尚未冥邪隆往回自入計嘗與先生語東山之望日重矣恐終不免先生捉鼻掉頭不問也今果然顧黃麻初下朝野相慶如元佑相司馬此一行力樹二千八百一垂雲臺之名乃了上清之業若李長源韓雅圭亦何所不可隆竟以

虛名累身遭讒離在
今南還四明雪竇得
壹意了性命大事亦
微惠讒口業以一官
等空花仇恩作幻泡
一瓢一笠白首青山
足矣勉旃先生幸勿
復以僕爲念

與君善

君善仁兄有道足下
仁兄爲吏玉雪冰壺
自古未有兩當事者
憤憤乃爾弟雖物外
人不能不爲仁兄抱
孤憤衝冠當足下單
舸下巖瀨入虎林弟
不能蚤以急足偵行
李追送故人可勝長
恨王正月曾附尺素
訊起居到時足下已
東五月初旬修八行
作五言律

詩六首苦無南去鴻鯉乃遣奴送之陳立甫司理所
轉寄武陵無何得報尊公以衛輝李轉四明郡丞念
吏卒南迎使君前茅者可得作書郵遂再創此牘以
明相憶拳拳弟奉道多年向苦塵勞不斷挂冠以後
得壹意了大事因緣矣而詩酒交游猶復爲障去來
離合道念不純近以一念堅誠爲聖賢所愍忽於五
月十五日得人生希觀竒證遂決志謝絕一坊塵緣
乃修大道顧獨念足下仁者何能遣諸胸懷亦自覺
絕慮忘情未符太上足下天姿開美器局粹然作吏

潔已愛人已積實際功行又見退食奉道禮佛清淨
離垢大自再來人頃處毀譽升沉政足調心煉性想
道眼觀之空花泡影了不關靈臺中事從此益充長
道心超超玄著進可應務隨緣退可出世證果欄柄
在我何往不宜君年方壯經濟未有究竟政不必急
爲石隱計也弟所注念在此一段大事未暇及區區
寒暄常語幸深見省察以足下事尊公固是通家子
弟生平未有往返今爲邦大夫未敢倉卒通賤姓名
幸爲叱致握手未期臨風悵結